

四十九日告别

〔日〕伊吹有喜 著

孙雅甜 译



南海出版公司

南海出版公司

四十九日告别

〔日〕伊吹有喜 著

孙雅甜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四十九日告别/[日]伊吹有喜著;孙雅甜译.

—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13.1

ISBN 978-7-5442-6065-7

I. ①四… II. ①伊…②孙… III. ①长篇小说—日本—
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21243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30-2012-144

SHIJUUKUNICHI NO RECIPE

by Yuki Ibuki

Copyright © 2010 Yuki Ibuki

First published in Japan in 2010 by POPLAR Publishing Co., Ltd.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directly arranged with POPLAR Publishing Co., Ltd.
through Beijing Poplar Culture Project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四十九日告别

[日]伊吹有喜 著

孙雅甜 译

出 版 南海出版公司 (0898)66568511

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发 行 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

电话(010)68423599 邮箱 editor@readinglife.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翟明明

特邀编辑 朱文婷

装帧设计 韩 笑

内文制作 王春雪

印 刷 三河市国源印刷厂

开 本 850毫米×1168毫米 1/32

印 张 7.25

字 数 133千

版 次 2013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2-6065-7

定 价 28.00元

版权所有, 未经书面许可, 不得转载、复制、翻印, 违者必究。

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
www.readinglife.com
出 品

序

父亲说，那个穿着黄色连衣裙出现的人，就是百合子的新妈妈。

那是在百合子五岁的时候，去动物园的那一天。

那个叫乙美的人温柔地对百合子微笑着，说，一起吃便当吧。接着便拿出一个精美的木质多层便当盒。

那一瞬间，百合子不知为何使出全身力气，打翻了便当盒。

父亲大声训斥百合子，那个人忙着劝解。百合子只记得小小的汉堡包和做成星形的鸡蛋饼散落在脚下，动物园里放养的鸡都跑来啄着吃。

从那以后，又过了三十三年。

两周前的一个早晨，百合子的继母乙美离开了人世。她走的时候七十一岁，与父亲始终没有孩子。

那个时候，继母是怀着怎样的心情塞满那个便当盒的呢？她在给初次见面的继女准备便当时，倾注了多少爱意呢？为了初次见面的继女，她又是怀着怎样一颗真诚的心准备了那样一份便当呢？

那个方木便当盒中装满的究竟是什么？

直到现在百合子才明白。那是一种痛彻心扉的领悟。

“乙妈妈。”

“乙美妈妈”被百合子简称为“乙妈妈”。百合子喃喃呼唤着她的名字。

从百合子五岁开始，这三十三年里，乙妈妈精心调节着她们之间的距离，始终用温暖的目光守护着百合子。

可百合子对她总是冷冷的。并非讨厌她，而是因为没办法卸下伪装。乙妈妈的开朗快活是那么耀眼，百合子实在无法坦然地享受她的好意。

电车在第一个车站停下了，敞开的车门外飘来一阵金桂的香气。

两周前，还没有这股花香。那时为了照顾婆婆，葬礼结束后百合子立刻返回了东京自己家。然而，两周后的现在，她已经无家可归。如果乙妈妈还活着，会对这个即将返回娘家的女儿说些什么呢？

忽然，百合子听到了自己的呜咽声，不禁用手捂住脸。

现在她可以毫无顾忌地说了：

想见乙妈妈，想告诉她自己打心底喜欢她。

还有，如果乙妈妈不介意，百合子想请教她一个问题。

一个只有乙妈妈才能回答的问题……

第一章

三个星期以前，热田良平说要出去钓鱼，于是妻子乙美为他准备了便当。

可是，出门时妻子递过来的便当袋子粘上了沙司，热田不由得大吼起来。

“喂，看看你都干了些什么！沙司都粘到袋子上了。啊，弄到手上了，黏糊糊的。手绢！手绢！”

热田用手绢擦掉了粘在手上的沙司，然后用更大的声音喊道：

“你整天都瞎忙活些什么啊！便当也不好好装。”

“我看看。”说着，乙美看了看便当袋，“是炸土豆饼三明治的沙司渗出来了。要不然给你装进塑料袋里带走？”

“不要。”热田没好气地说着，穿上鞋，“不拿了。”

“你不是最爱吃这个吗？”

“会把包弄脏的。不带了。”

手里拿着包好的便当，乙美露出了寂寞的神情。

这是热田最后一次见到活着的乙美。

几个小时后，乙美在家中突发心脏病，独自离开了这个世界。那个没有打开的便当包原封不动地放在桌子上。每每想到这里，热田的眼泪就会涌出来。

为什么那个时候要骂她？不过就是一点沙司的污迹啊！只要自己稍微注意点，把便当带走不就行了吗？要是知道那是她亲手做的最后一顿饭，就不会对她说出那样一番冷酷无情的话了。

炸土豆饼、汉堡包、煮南瓜、蛤仔饭，还有什锦寿司饭。

热田逐一回想着这些饭菜的味道，发出低低的呻吟声。

所有料理都是绝顶美味，可是仔细想想，他从来没有认真地称赞过乙美的手艺。岂止如此，虽说没有恶意，但总是不知不觉就冲她大吼大叫。自己的大嗓门是以前做警卫留下的习惯，已经很难改了，可总归还有个说话方式的问题。

他想起了抱着便当一脸落寞的乙美。

两人共同走过的岁月里，乙美也曾留下许多笑容，可是热田心中总是浮现起那张寂寞的脸，感到仿佛有某种东西在扭绞自己的身体。

乙美幸福吗？

窗外隐约传来一阵轻微的声音，热田睁开眼睛。

正午刚过，阳光温柔地照进被乙美称作“工作室”的屋子。乙美曾在这间屋子里绘画、写东西。如今房间的主人不在，这里却洋溢着一种格外明快的气氛。

这样的明朗轻快让热田难以承受，他缓缓起身拉上窗帘，坐到书桌前。

或许是因为生前曾在附近的福利院教授画信^①的画法，乙美用过的书桌上零零散散地摆放着画具，还有几张绘有食物的明信片。热田看到其中一张画着拉面的图案，不禁闭上了眼睛。

乙美死后的这两周里，他没有吃过一顿像样的饭。亲戚们看望他时送来的饭菜不合胃口，外面现成的熟食只吃一口就觉得恶心。即便如此，他也不打算对隔几日便打电话来的女儿百合子诉苦。女儿现在和婆婆一起住在东京，他不想再让女儿担心了，而且也讨厌像个老头子一样因为吃的东西抱怨个不停。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他渐渐觉得包括吃饭在内的一切都是那么麻烦，于是只喝隔天送来的牛奶，然后一整天都闷在屋子里。这样的日子已经持续了一周多。他有时会想，索性绝食吧，这样就能追随乙美而去了。可是当饿到极点时，

^①画信，即配有手绘图画的书信。

他又会迫不及待地抓过牛奶咕咚咕咚倒进肚里。他为这样的自己感到无比羞愧。

“连死的胆量都没有。”热田喃喃自语。

他睁开眼，看着天花板。这栋即将满四十岁的二层木屋最近即使在没有风的时候，柱子和天花板也会频频咯吱作响。

房子也在哭泣。

就在他产生这个念头的时候，门口传来了女人的声音。

“有人在吗？”

接着，来人又连问了好几遍，随后热田听到那人说：“那么我就打扰了！”

那人好像进来了。

“家里有人吗？热田先生在吗？在的话请答应一声，热田先生！”

“是谁？”热田开口问道。

就在这时，房间的门打开了。

“哇！好臭！”

“什么臭不臭的！”热田还口道，接着便惊得呆住了。

在他面前站着一个满头金发、被晒到不能再黑的褐色肌肤的女孩，眼睛周围还描了一圈银色的线。这位自称“井本”的金发女孩今年将满十九岁，据她说，她是乙美义务教授画信的那家福利院的学生。

热田本想对这个旁若无人地闯进家里的女孩大吼一声“你

给我出去”，却几乎出不了声。他此刻也没有力气站起来，只能坐在地上怒气冲冲地瞪着女孩。

“你究竟是谁？”

“到底要我说几遍啊，我是井本。井本幸惠。刚才不是告诉你了吗？”

女孩拾起榻榻米上东倒西歪的牛奶瓶，打开了窗户。她转过头，厚厚的假睫毛看起来很重。

“我是受乙美老师之托——”

“乙美已经死了。”

“这我知道，不过也是前天才知道的，所以我就过来了。老师以前曾经拜托过我，说要是有一天自己死了，会有许多要扔掉的东西啊、需要整理的东西什么的，先生和小百合肯定会犯愁的。”

“小百合？”

“是您的女儿。老师一直这么叫她。”

乙美的确是这样称呼继女的。

“所以老师就对我说，希望我来收拾收拾屋子啊，给先生做饭啊，还有做法事什么的，打理一下这些琐碎的杂事，一直到四十九日那天为止。”

“是七七。”

“对对，就是那个。”

那颗金黄色的脑袋拼命点头。

“乙美到底是怎么想的，竟然拜托人做这种事！”

“嗯，这个嘛……有了！就是那个！”自称井本的女孩环视了一下屋内，目光落在了书桌上，“那是老师的书桌吗？”

热田点点头，井本拉开书桌侧面的抽屉，拿出一本厚厚的册子。

“啊，这个、这个！就是这个！”

“那是什么？”

热田将那本册子拿在手上，只见封皮上写着“生活菜谱”。那是一本在小小的图画纸卡片右上方打孔穿环制成的册子，外形就像是把学生用的单词卡片放大了一圈。

他轻轻翻开卡片，里面分成料理、打扫、洗涤、美容和其他等项目，在“女儿节菜谱”、“生日菜谱”这类主题下面还画着烹饪方法之类的插图。

“乙美老师每次教我们洗衣服、打扫的要领，还有烹饪食谱时，都会给我们发这种卡片，而且是精美的彩印。”

“乙美不是教画信的吗？”

“是倒是……”井本一时语塞了，又说，“这个嘛，总之就是有各种原因吧。老师就说，一旦发生什么事情，就让你们看这个。”

说着，井本翻到烹饪卡片那里，拿给热田看。

上面写着“葬礼那天的菜谱”，接下来是“七七菜谱”。热田开始仔细阅读上面的内容，心中渐生不快。乙美写道，

葬礼和七七法事的时候，不需要焚香念经，只要把写在这里的菜谱做成料理，举办一场宴会，让客人们尽兴就好。

“老师的意思是……”井本似乎有些为难，指了指菜谱，说道，“葬礼已经结束，看样子也只好作罢。所以最好能在那个，叫什么来着？下次的法事上？在那个时候来一场快快乐乐、开开心心的大宴会。她说那是她的梦想。说这话的时候，她笑得很开心。”

“无聊。”

“可是我已经和老师说好了，要把这件事告诉先生，然后过来帮忙。”

热田觉得很荒唐，摇了摇头。他不明白乙美为什么会擅自许下承诺，把这种没大没小的女孩子招到家里来。

“出去。”

“可是我已经收了钱。老师说这是定金。”

“多少钱？”

“一天五千元，干四十九天，还有些乱七八糟的杂费，加起来一共二十五万元。”

还真不是一笔小数目。乙美为什么没和自己商量就把这笔钱给这个女孩了？这件事也令热田恼火。

“我说……”井本畏畏缩缩地说道，“你可别让我还钱啊！”

“乙美已经付给你的钱我是不会要的。不过——”

“那我就开工了。我会拼命干活的！第一件事就是，烧洗

澡水！”

“我说不用了。你给我回去！”

“可是先生，你实在是太臭了。还是洗一洗吧！”

话音刚落，井本便晃着那颗金黄色的脑袋，飞奔去浴室了。

热田想阻止她，却不由得叹了口气。井本说得没错，自己每动一下，就会有一股酸臭味儿从腰腹部蹿上来。他又试着闻了闻腋窝，被臭气熏得直皱眉头。

这样的恶臭，在井本告诉他之前，他竟然完全没有意识到。这说明了什么？莫非他已经患上了老年痴呆症？

热田将力量集中到双手双脚，站起身来，向浴室走去，几乎每走一步都要用上十分的力气。他看到井本挽着袖子，正在用海绵清洗浴缸。

井本抬起头，那双镶了银边的眼睛露出笑意。

“马上就烧水！再稍等一会儿。”

“不用。我就冲个澡。”

“那我给你搓背。”

“可以了。”

“这话的意思是……味道可以的那个‘可以’？是很好、很棒的意思？”

说完，井本便脱下了那件粉色T恤，只穿着一件内衣，呵呵笑起来。

“不对！绝对不是！”热田不由得尖叫起来，“意思是：不——不——不！”

“什么嘛！”

换衣间回荡着井本的笑声。热田慌里慌张地走到角落里，背对着井本大吼起来：

“别闹了，赶快把衣服穿上！”

“先生，你还是快些脱衣服吧！脱下来我好给你洗啊！”

“别叫我先生！”

“那要叫你什么呢？亲爱的？热田宝贝儿？”

“爸爸……”

忽然，浴室里响起一个细细的声音。热田扭过头来，手里还拿着脱下来的衣服。

“爸爸，大白天的你在做什么啊？！”

隔着只穿了一身内衣的井本，女儿百合子铁青着一张脸站在那里。

乙美生前既喜欢动手做美食又喜欢吃，体态颇丰满。从结婚第二年开始，她变得更加富态了。可就算吃同样的食物，百合子却一点也没有发胖。乙美曾经感叹百合子是那种不会发胖的体质。这一点即便是百合子长大后的现在也没有改变。

两周前，百合子出现在乙美的葬礼上时，依旧是纤细苗条的身材，清丽动人。她的皮肤像百合花般雪白娇嫩，尖尖